

電影劇本叢書

社會中堅

邁克爾·威爾遜著



藝術出版社

電影劇本叢書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社 會 中 堅

(美 國)

邁克爾·威爾遜著

王慧敏 凌曉君譯

何力校

藝 術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社 會 中 堅

邁克爾·威爾遜著
王慧敏 凌曉君譯
電影藝術編譯社編

*

藝 術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C五八號)
北 京 東 西 順 義 街 同 四 號

機 械 工 業 出 版 社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37) 字數: 117 千

開本 $31'' \times 43'' \frac{1}{32}$ 印張 $6 \frac{9}{16}$ 插頁 8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500

定價 (6) 0.76 元

M. WILSON

SALT OF THE EARTH

據 The California Quarterly, Summer 1953

所載原文譯出。

內 容 說 明

這個劇本以新墨西哥州倍耶德城帝國鉅礦工人的罷工事件為題材，通過一對青年夫婦在罷工鬥爭中的成長過程，真實地反映了美國工人的生活與鬥爭。由於資方拒絕改善勞動安全條件，堅持不讓工人在進行危險的爆破工作時獲得助手，因而爆發了罷工。在罷工期間，資本家和反動政府勾結在一起，不惜用種種惡毒的手段來對付罷工工人和他們的家屬，企圖破壞罷工。但工人們在進步工會的領導下，團結了婦女的力量，和非墨西哥血統的工人力量，組織了強大的糾察隊，堅持鬥爭達十五個月之久，終於使破壞企圖一一遭受到失敗。

這個劇本表現了美國工人的英勇、智慧和團結友愛。他們是社會的中堅，未來的主人。編劇邁克爾·威爾遜是美國進步電影劇作家。根據這個劇本攝製的影片，得到了美國工人和各階層人民的熱烈讚譽，並在第八屆捷克斯洛伐克國際電影節上與蘇聯影片「忠實的朋友」同獲「特等獎」。

定價七角六分

（漸顯）（在片頭字幕出現以前）：

外景，拉蒙的住宅的後院。中景，白晝。

一個婦人正在劈柴。雖然她是背對着攝影機鏡頭，但是我們可以從她兩肩起伏的樣子看出她是很疲倦了。一個五歲的女孩子在幫她撿碎柴。在這個畫面上出現了第一個字幕。音樂主題主要由吉他奏出，富有抑鬱和懷鄉的意味。

外景，拉蒙家的後院——一連串的特寫，白晝。

出現一連串的字幕，每一字幕都與工作着的婦人的畫面相配合。雖然我們老看不見她的臉，但是我們可以看出她的肚子已經很大了。婦人把劈柴搬到戶外的火爐旁邊，她的身體由於負擔過重而搖晃着。小女孩端着一小箱碎劈柴跟在她後面……婦人把劈柴添在火爐裏，爐上放着一個洗衣盆……她彎着腰用力洗着盆裏的衣服，小女孩在旁邊看着……她把一件件的衣服拿出來，擰乾，晾在一條晒衣繩上。小女孩一本正經地幫着忙。

外景，拉蒙家的後院。中近景，白晝。

當最後的字幕漸隱後，婦人還在晾她洗好的衣服。這時我們第一次看到她的臉：神情悵

鬱，雖然憔悴，却帶有幾分秀美；一雙深陷的眼睛燃燒着憤怒。她的嘴唇雖然沒動，我們却聽得到她的聲音：沉重，抑揚而富有情感，有如吉他的曲調，使那帶有墨西哥口音的美國話變得非常悅耳。

婦人的聲音：這個沒有頭的故事該從哪兒說起呢？我怎樣來敘述這一切還在不斷變化着的事呢？

中全景。

婦人把洗好的衣物晾起來，它們隨風擺動着。

婦人的聲音：我的名字叫愛絲波朗莎，愛絲波朗莎·金泰羅。我是一個礦工的妻子。

外景，拉蒙的矮小的住宅的正面。全景，白晝。

這是一所用木板釘成的小房子，周圍是用木樁子釘成的柵欄，柵欄外雜花盛開，在小房子的那邊，可以望見許多同樣的房舍，沿着骯髒的小路排成長長的一列。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這就是我們的家。這房子不是我們的，可是這些花兒……花兒却是我們的。

外景，鉅城。街景，白晝。

我們看到幾家小舖子，一個加油站，疏疏落落的幾所小木屋和泥巴房。在背景深處有一座天主教堂。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這就是我的家鄉。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它的名字叫聖·瑪考斯。

較全面的街景，斜攝。山頂的礦場。

礦山像一座火山一樣地俯視着下面的城鎮。堆積如山的礦渣已經把山上的草木大半吞沒，彷彿還要威脅到城鎮本身似的。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盎格魯人把這個小城的名字改爲鉅城，美國新墨西哥州鉅城。

外景，銅峽。街景，白晝。

露天銅礦採掘場的土墩子。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離我們不遠的聖保羅拉村，變成了銅峽。

外景，冶金城。街景，白晝。

一座規模巨大的冶鍊廠，烟囱高聳天際。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那邊原來是傳教區，現在變成了冶金城。

外景，教堂的墓地。中景，白晝。

天主教堂旁邊的一個年代久遠的墓地。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我們在這裏已經深深地扎下了根，比松樹的根還深，比礦坑還要深。

外景，郊外。遠景，搖鏡頭，白晝。

我們看到一簇簇疾駛的白雲和一座大山的懸岩在天際劃出的鋸齒狀的輪廓。舊日的採掘使山地帶有許多斑痕和凹坑，山坡脚下有一個廢礦，周圍是灰色粉狀的礦渣。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遠在盎格魯人來到以前，我的曾祖父就在這些山谷裏放牧牲口。

近景，柵欄上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德拉瓦鋅礦有限公司產業」。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現在它屬於公司所有了。所有的一切……

全景，一排房子。

它們雖然說不上富麗堂皇，但是却粉刷得很漂亮，看起來也很舒適。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就連盎格魯人住的地方，連同裏面的自來水管也都歸公司了。

街景，出現在遠處的鋅礦。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礦區現在佔有的那塊土地，原來是屬於我丈夫的祖父的。

近景，畫面上出現礦山。

在較近的山嶺上，我們看到洗礦台，發電站和管理處。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它現在也屬於公司了。我的丈夫在那個礦井裏已經工作了十八年。

內景，礦坑。近景，拉蒙·金泰羅。

他正在幹活。他在點燃塞在狹窄的坑道石面裏的炸藥導火綫。這樣的導火綫那裏共有十

多根。照着坑道的只有拉蒙帽子上的燈光。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他在炸藥和黑暗中度過了半輩子。

畫面上出現一根導火綫。

這根導火綫迅速地燃燒着，發出劈拍的爆裂聲。

用稍大的角度拍坑道，表現出：

拉蒙轉身跑去，帶着一副驚慌的面孔。我們只看到一盞跳動的燈光和一個飛跑着的長長的身影。然後我們看到一道閃光，聽到沉重的轟響聲。

外景，拉蒙家的後院。中景，白晝。

愛絲波朗莎暫時停下她的工作，愁眉苦臉地望着礦山那邊。隨後她拿起沉重的衣筐，向小屋走去。小女孩愛絲蒂拉沒有在場。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誰知道我的故事該從哪兒說起呢？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記得新生活開始的那一天。

內景，拉蒙家的廚房。中景，白晝。

廚房不過是一個狹窄的過道而已，一個舊式的柴爐就佔去了一大半地方。這裏沒有自來水。

愛絲波朗莎把筐子放在熨衣板旁邊，從爐蓋上拿起一把烙鐵，用蘸了水的手指試了一試。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剛好三十五週歲。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我

懷着第三個孩子剛剛滿七個月。

愛絲蒂拉跑入鏡頭，送給她母親一朵玫瑰花。愛絲波朗莎帶着微笑，把花插在愛絲蒂拉的頭髮上，接着又去熨她的衣服。當她熨衣服的時候，她的面色變得更加慘澹了。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那一天——記得我曾經有過一個願望……一個多麼罪惡的念頭……愛絲波朗莎以顫慄的手指掩住她的嘴唇。她把烙鐵一丟就慌忙地跑出廚房。

內景，客室。中近景，神龕。

我們只看到狹小的客室的一角：愛絲波朗莎低垂着頭，緊握着雙手，站在聖母的神龕前。
愛絲波朗莎的聲音：……一個多麼罪惡的念頭，求上帝饒恕我的罪惡吧。我曾希望……希望我的孩子不要生下來，不要生到這個世界上來。

愛絲波朗莎雙手掩住臉。小女孩又出現了，擔心地看着她。

愛絲蒂拉：媽媽，你不舒服嗎？

愛絲波朗莎：沒有，愛絲蒂拉。

愛絲蒂拉：你不高興嗎？（因為愛絲波朗莎沒有回答，便又問道）我們到禮拜堂去嗎？你去懺悔嗎？

愛絲波朗莎：等一會兒，等我熨完了衣服。（她走出去）

全景，廚房。

當愛絲波朗莎重新熨衣服的時候，她的兒子路易斯從後門走進來。他是一個十三歲的漂亮的孩子，但是現在却氣喘吁吁的，滿身弄得很髒。他自己倒了一杯水，一口氣就喝完了。愛絲波朗莎在一旁注視着他。

愛絲波朗莎：又打架了嗎？（沒有回答）又跟那些盎格魯孩子打架了嗎？

路易斯：唔，他們自以為很厲害。

愛絲波朗莎：可是你答應過我不再打架的。

路易斯：（毫無懊悔的樣子）爸爸說如果盎格魯人拿你開心，你就揍他。

愛絲波朗莎猛地抓住他的肩膀，把他轉了一圈，彷彿要用巴掌打他似的，一面大聲喊

着——

愛絲波朗莎：別管你爸爸怎麼說……

她（和我們）這時候才發現她孩子的嘴在淌血。一陣心疼兒子的感情使她的怒氣平息了，她忙拿起一塊布給孩子擦去嘴上的血。

愛絲波朗莎：別動……痛嗎？

路易斯：（努力掙脫）不。

他發現排水槽的木板上擺着生日蛋糕，他用手指蘸了一蘸糖霜。

路易斯：哪裏來的蛋糕？

愛絲波朗莎一把奪過蛋糕，把它放在碗櫃裏。

愛絲波朗莎：你別管。等你爸爸下班的時候，你去找他，告訴他一直回家來。

孩子高興媽媽把他放了，就飛跑出去。（化）

外景，德拉瓦鋅礦公司的礦區。遠景，白晝。

在背景的深處矗立着礦山的洗礦台，我們聽到一聲尖銳的汽笛聲，當汽笛聲消失後，我們又聽到吊車和輸送帶的嘎嘎聲，不時地夾雜着礦石從吊罐倒進壓碎機時發出的很大的響聲。在前景的右方是管理處——一幢長形的帶走廊的木頭平房。

鏡頭隨着一羣礦工移動着。

一羣礦工結隊向管理處大踏步地走去。他們顯出憤怒和堅定的神情。拉蒙在前頭領隊。後面跟着的有安東尼·莫萊斯，阿弗烈多·代阿茲，塞巴斯田·普里多，任金斯和卡林斯基。他

們都戴着礦工的錫盔，穿着骯髒的工作服。

另一個角度，畫面上出現管理處——表現總工頭巴頓從礦長辦公室出來。他穿着一身咔噠制服，戴着一頂呢帽。他看到向他走來的礦工們，就走過去把他們攔住。

羣衆鏡頭，巴頓和礦工們——

——當巴頓兩手插在褲子後面的口袋內，擋住礦工們的去路時，礦工們都停了下來。巴頓是一個細長個子的得克薩斯州人，嘴邊經常浮着假笑。礦工們的發言人是拉蒙，強壯而漂亮，雖然實際上他比愛絲波朗莎只大一歲，可是看上去却比她年輕。他的態度和言談中都流露出一种抑制在內心的強烈的憤怒。在進行下面這段對話時路易斯進入鏡頭，他是跟在他父親的後面走過來的，人們却沒有注意到他。

巴頓：拉蒙，聽說你們有點小困難，導火綫發生毛病了嗎？（拉蒙點頭）呃，你們大家都湊在一塊兒啦！怎麼，又有什麼不滿意的啦？

拉蒙：你當然清楚我們不滿意的是甚麼！你們新訂的規則，要我們每個人單獨幹活，我們要和礦長交涉一下。

巴頓：礦長很忙——正忙着跟你們的談判委員會打交道呢。

拉蒙：那就更好啦！

他要向前走，但是巴頓又攔住他的路。

另一角度。

巴頓：先等一會兒，制定規則的人就是礦長，他不會給你們助手的。

拉蒙：如果他要我們去爆炸，他一定會給的。

巴頓：去唸一下你們的合同，要不然找個人唸給你們聽聽，那上面並沒提到助手的事。

過去我們給你們幾天助手，那並不等於說我們永遠乾瞪着眼看你們一些人不幹活白拿工資呀！

拉蒙：（勃然大怒）不幹活白拿工資！

別的礦工們都走過來支持拉蒙，他們激動地抗議着，不等一個說完，另一個又接了上去。

安東尼：巴頓先生你聽着，礦坑裏面有血，是我們弟兄們的血，這都是因為他們不得不一個人單獨幹活。

任金斯：……因為當時沒有人幫他們檢查導火綫，他們的血才濺上了石頭。……

阿弗烈多：（插口）而且又沒有人來警告別的人躲開……

巴頓：警告是值班監工的事。

拉蒙：監工只是要開出整塊的礦石來，我們工人們要的是讓弟兄們安全地回家來！

畫外有爭論的聲音，人們向場外望去。

管理處，從拉蒙的角度表現。

三個人正從礦長的辦公室出來，走下台階。這三個人是地方工會主席薩爾維多·呂茲，談判委員會委員查利·維多和國際工會代表弗蘭克·巴恩斯。當礦長約翰·亞力山大在門口出現的時候，他們都轉過頭去。亞力山大是一個瘦高個子的美國東部的人，他用食指指點着工會代表們，像一個脾氣暴躁的教師那樣地訓斥着他們。

亞力山大：去告訴你們的人：我們寧肯放棄這個礦井，也決不答應這樣的要求。我們要
把礦關掉，我們要……

薩爾（薩爾維多）：（打斷他）這就是說你要中止談判嗎？

亞力山大：就是說在你們沒有想清楚以前沒有什麼可商量的！

他走了進去，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鏡頭回到礦工羣衆，接着畫面上出現拉蒙和巴頓。

巴頓向拉蒙輕蔑地笑着。拉蒙仍舊望着工會的談判代表。